

胡璉將軍魂兮歸鄉：——姪子胡之駒跨海千里祭叔父

發布日期：2014/04/29 作者：楊肅民。 點閱率：1,297 字型大小： 小 **中** 大



「嗚呼叔父，生于貧寒，草民之后，卻倍極哀榮，深得人心，家鄉父老，及您兒孫，為您驕傲，為您榮光，台灣英雄丘逢甲祭黃帝陵時有言：人生亦有祖，誰非炎黃孫，歸鳥思故林，落葉戀根本，萬民求團圓，山河終一統。叔父生陝西，葬在金門海，兩岸團圓日，魂歸故土園，魂兮！魂兮！歸來！歸來！」

位在塔山電廠前方約五十公尺的將軍井右前方，立有一胡伯玉將軍水葬下海處的紀念碑旁，這一天來了一位逾八旬的老翁，正在以陝西秦腔的口音，如泣如訴的唸著祭文。

這位老翁正是胡璉將軍的姪兒胡之駒，他在孫子胡少馨的陪同下，四月十六日從老家陝西華縣赤水鎮北會東方村，搭火車臥舖搖搖幌幌兩天才坐到廈門，再從東渡碼頭搭馬可波羅號到金門水頭。財團法人胡璉文化藝術基金會兩年前曾在董事長李文選率領基金會董事及工作人員，一行十餘人浩浩蕩蕩趕到陝西華縣胡璉將軍的老家，作了一趟飲水思源之旅，並送上一「功在金酒」的匾額，表達對胡璉將軍遺愛金門的最高敬意。

「爺爺本來是去年就打算要來金門祭拜他叔父，但是因為年歲已高，又有冠心病等老毛病，所以無法成行，治療了大半年，近來身體較好，才促成這次金門行。」陪同的孫子胡少馨解釋說。

今年已八十三高齡的胡之駒，是胡璉將軍哥哥的兒子，在老家務農，身高不滿一百六十公分的他，背部有點駝，穿著一襲藏青色的中山裝，精神還算奕奕，說起話來也中氣十足。

「陝西是內陸省，我和爺爺這是第一次出遠門，也是第一次看到大海。」胡少馨因曾到廣東打過工，但他是第一次坐船，雖然覺得新鮮，他倒並沒有很興奮，這一趟遠行，事前準備了半年多，還是一波三折。

當初胡璉基金會去函給胡之駒老先生，邀請他到金門，但是這封信不知何故，竟然寄到北京去，胡之駒一直沒有收到，他姪子胡敏越急了，認為信件往返緩不濟急，於是要求胡少馨趕緊去申請谷哥的帳戶，透過 E M A I L 往返，聯繫事情就比較有進展。

然而，因華縣並不像西安是大城市，不屬於開放兩岸往來的城市，所以他們要申請到金門，還必須另謀他途，也就是要到廈門參加旅行團，才能團進團出金門，因胡之駒心臟不適不能搭飛機，只能坐火車慢慢踱到廈門，二天在火車上渡過雖是臥舖，也讓祖孫倆飽受舟車勞頓之苦。

基金會的工作人員十九日趕到水頭迎客，原本十一點的船班卻遲延了，加上碰上第一次香港來的小三通團，班班客滿，所以一直快到十二點才看到胡之駒先生出關；但是胡少馨不見了，原來他帶了

一些老家的土產乾棗、松子、開口笑等乾貨，還帶了他認為是特產的蘋果，不曉得新鮮蔬果不能帶進海關，被攔下來檢查，東西被沒收了。

「老家的蘋果又甜又大又好吃，想說拿一些來請大家吃，沒想到……。」胡少馨有些懊惱，他壓根不知道蘋果不能帶進來。

胡璉將軍的孫子，也是基金會董事之一的胡敏越，則帶了他的女兒胡宇新一早從台北趕來一道去迎接，胡宇新還特帶了一隻圓仔大型布偶，要送給不曾謀面的小堂哥胡少馨。

原本跟李縣長有約，但因遲延只好取銷，中午安排他們在水頭的「金道地」小吃，吃慣北方麵食的祖孫倆，對於金門的石蚵等海鮮類，比較不習慣，不過對於肉捲，倒是吃得津津有味。

第一站帶他們去古寧頭和平公園的胡璉紀念館，解說員對胡璉的歷史如數家珍，胡之駒老先生聽的很仔細，對於老照片的故事，他也說了不少大家所不知道的胡璉故事。

「我叔父胡璉其實本姓張，他的爸爸叫張彥娃，被他的祖父胡英德收養，才改名胡景彥，母親叫王富女，生二子一女，我父親是老大，胡璉是老二，他原名胡從祿，讀書時改名俊儒，因為聰明好學，同學都叫他胡子奇，意思是這個小孩子聰慧令人驚奇。」

「胡璉本姓張」連孫子胡敏越都不知道有這回事，胡少馨說，他聽爺爺說過，胡璉在十六歲時，在老家有娶一房媳婦，但因為他跑去廣州唸軍校，就把這房元配休了，離開老家就不曾回去過。

「他去考北大時是向村辦公室借錢當盤纏，但卻一去不回頭。」胡璉當時有考取北大，因沒錢註冊，加上時局亂，響應救國而投筆從戎，到廣州唸黃埔軍校四期結業。

胡璉是陝西的名人，他曾因死守石牌抗日，獲得青天白日勳章，但之後的國共內戰，他率領的國軍也殺了不少共軍，古寧頭及八二三砲戰更是名震中外，不過作為胡家人，胡少馨說，他爺爺在文革期間，天天被批鬥及勞改，吃了不少苦，胡璉的老家就因此被拆了，加上颱風，現在岌岌可危。因此胡之駒此行，也是希望胡璉基金會可以贊助一點經費，讓他們可以重修胡璉的故居。

此行的重頭戲是要祭拜胡璉，選擇在胡璉將軍海葬處的紀念碑前舉行追思會，由胡之駒親自唸祭祀文；此篇祭文還是由渭南師院的退休教授劉亦農代筆，劉教授寫了一本「遠去的記憶」，其中有一篇就是介紹胡璉將軍，為了寫這篇報導，他還特地走了一趟金門，是十分有心的人。

胡敏越說，「叔父此行主要目的就是要拜祭祖父，希望將他的英靈能迎回老家，完成落葉歸根的心願。」當年海葬時胡敏越才十二歲，歲月如梭，已經過了近四十個年頭，胡敏越站在石碑旁撫碑有很深的感觸。

第二天安排的行程是到莒光樓，去看幾年前曾被陸客偷走的胡璉青天白日勳章，另外到伯玉亭去走走，原本有安排到明德山莊的胡璉紀念館，軍方已同意，但行前胡敏越又接獲通知，因胡之駒等人是大陸人士，依規定不能進入軍事管制區，最後被婉拒了。

兩岸隔閡四十年，胡璉的兒子已故的胡之光、胡之耀等人，都曾在開放探親時，先後回老家探親，但老家的親人沒有人到過台灣或金門，這一次胡之駒老先生在日暮有生之年，挺著佝僂的身軀，從

陝西飄洋過海來到金門，千里迢迢，想要探訪這位金門人心中的「現代恩主公」傳奇一生及走過的足跡，感受一下金門百姓對胡璉將軍的感念熱忱，尤其是金酒串起「兩岸有多遠，一杯酒的距離」，喝下祖父一手打造的高粱酒，在胡之駒、胡少馨祖孫心中，胡敏越、胡宇新父女心中，老中青前後三代，都因為胡璉將軍的血脈淵源，串在一起了。

魂歸來兮！胡璉將軍的英靈可以無憾。